

<<遮蔽与记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遮蔽与记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415794

10位ISBN编号：7807415797

出版时间：2009-7

出版时间：文汇出版社

作者：耿立

页数：25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遮蔽与记忆>>

内容概要

本书是耿立近年来的历史散文结集。

作者挖掘以往被遮蔽或被遗忘的历史细节，以兼具沉实凝重、诗意快然的独特风格，重写抗战中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，从赵登禹、张自忠、赵一曼、萧红，到汪精卫、梁鸿志、石友三、周作人等等，呈现国破家亡之际人性的高尚与卑琐，坚守与游移，超拔与堕落，逼近有血有肉、惊心动魄的历史真实。

。

<<遮蔽与记忆>>

作者简介

石耿立，笔名耿立，1965年生，山东鄄城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教授，先后求学于山东菏泽师专中文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，现为菏泽学院中文系主任。出版过诗集、散文集和学术著作，尤钟爱于散文创作，散文作品多次入选国内权威的排行榜和各种权威的文学选本，是国内有影响的青年散文家。

<<遮蔽与记忆>>

书籍目录

赵登禹将军的菊与刀张自忠：悲哉，上将军带血的头颅怎样的文字配走近三道崴子？
遮蔽与记忆：赵一曼遗落的细节无法湮灭的悲怆铁马几曾人梦书生意气文章将军——吴佩孚非涉风月
何关色戒黄花·夕阳·山外山临终的眼：萧红汪精卫：龙种抑或跳蚤堕落的快意三姓家奴前世出家
今在家绕不过的肉身义士墓远来先生回忆蝗虫无望的正义

<<遮蔽与记忆>>

章节摘录

我寓居的这座小城史书上称为曹州府，隋唐以降，这里予人的印记是：到处都是高一头、阔一臂、横眉竖目的响马。

清人写有一本书《地理辨惑》，在世间声色颇著。

书以问答的形式解释这片硬气的土地：大凡名都巨邑风水之区，一要城池得地，二要宫署合宜，三要文庙合武，四要书院培养英才，五要士著人士立志向学，再有醇儒指教，自然人文蔚起矣。

这些曹州都不具备，于是“曹州人，多响马”一说就风行矣。

我总以为，在朝廷不义的时候，响马也许是悲壮的正道，他们代表着另一种公正，即使最后鱼死网破，斧钺临颈，也绝不尿洒裆里。

为了诺言可以捐弃生命，为了名誉可以饮刀求快，但现在这种品性和血性越来越稀薄了。

在暮色苍茫中领略曹州的参差老屋，柿树虬龙，于古巷逡巡驻足，就想触摸一下响马的血脉，但也总感到多的是蠹贼，少的是那种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，视国耻为不可容忍，把对民族和家国的挑衅侮辱看作自己私人的不堪与耻辱，然后以一腔沸血浇灌相抵的大豪迈。

是真的没有，还是历史遮蔽不彰？

直到我翻开抗战史，他的名字便一次次地撞击我、撕扯我、轰击我、瘫痪我。

那是一个雄武的形象，一米九的身量，曾如武松一般用手击杀老虎的曹州人；他是使“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”歌曲唱响天穹的人，他的身上焕漫着古之名将忠义勇义诚之气，而内有不忍之心的根基，这个每次母亲脸色不好，跪在母亲面前俯首帖耳的汉子，这个在战场上操着一口浓重的曹州方言的曹州人。

这是赵登禹。

在秋日的午后，我终于走到小城郊区西北十里的地方，探访将军的遗迹。

在目前争夺名人的时代，将军的旧居也一定热热闹闹吧。

然而看到的是连废墟也谈不上的一片空地，无言地在四周屋脊围拢下，显得空旷。

有个耳朵不好的老人告诉我，没有了，一切没有了，连一个柴火棒一个瓦片也没留下。

将军的旧居先是附近几个村庄的孩子如麻雀般叽喳读书之所，后来“文革”，千里之外的北京忙着把将军的坟墓掘开，骨殖抛撒，将军家乡却忙着把将军旧居的砖瓦梁木拆下，哄抢一空。

这是一片空地，只有一圈土墙围着，土墙边上有菊花强茂地开，我跳进墙里，用自己的体温亲自感受一下曾回响过将军脚步和呐喊的土地。

当年赵登禹将军在这里的曙色中，透着四周的鸡叫起舞。

今天我站在这里，似乎仍能听到那大刀旋舞的回声。

“没有了，都拆光了。”

“耳聋的老人连连摇头，唏嘘不已。”

还好，在这空地里，还有着菊花丛显露着生命，面对渐渐下坠的夕阳，我好一阵发呆。

曹州这苦寒的黄壤上有两种花在世非常知名，春天的时候，浑厚的平原多被猩红或莹白的颜色大肆侵没，层层叠叠，气韵非凡，如一片莽莽苍苍的锦缎鼓荡着阡陌，那是从明代就名甲宇内的牡丹；到得秋日，菊花就会燃烧起来，在柴草垛、河畔沟渠、晴天碧空，黄的粉的升腾如烟雾。

曹州菊花的名声在唐代就开始壮阔了，一个私盐贩子，一个秀才，一把剑啸，那是出生在曹州的响马黄巢，如今你读那“飒飒西风满院栽，蕊寒香冷蝶难来。”

他年我若为青帝，报与桃花一处开。

“你都无法置信，是这土地养育的菊花濡染了黄巢，还是黄巢成就了菊花？”

曹州人喜欢花，也喜欢刀，我以为喜欢菊花，是一种乡野的高洁拔俗，菊花的本身是高傲的，有点冷，但骨子里却是热烈，是柔软。

日本人也是把菊花和刀放在一起尊崇的。

这是矛盾中的平衡，本尼迪克特在《菊与刀》里说：“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，既尚武又爱美，既蛮横又文雅，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，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，既忠诚不贰又会背信弃义，既勇敢又胆怯，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，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。”

<<遮蔽与记忆>>

”菊花作为日本皇室的徽记，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皇权，当菊花和代表武士道精神的军刀媾和，开始在中国的大地肆虐的时候，迎头撞见的是出生在菊花濡染处的赵登禹，赵登禹对菊花是不陌生的，但赵登禹更喜爱刀。

人们说赵登禹将军常是枕着大刀睡眠，从冯玉祥的卫兵到排长、连长以至旅长、师长，枕戈待旦，夜夜辄鸣。

要写抗战兵器史，注定是绕不过这在炉火和风箱夹击中锻打，在水缸里淬火，没有杂质，还是冷兵器的大刀的。

那把寒刃舞得生风，切倭人头颅，如夜雨剪春韭。

大刀是赵登禹将军在喜峰口一役喊响的，人们评价赵登禹的大刀：砍铜剁铁，削钢如泥。

把铜钱十个一叠放在八仙桌上，赵登禹一刀寒刃劈下，那十个铜板火花迸溅，如鸟羽磔然而失，杜甫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诗云：“昔有佳人公孙氏，一舞剑器动四方。

观者如山色沮丧，天地为之久低昂。

矚如羿射九日落，矫如群帝骖龙翔。

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。

”在公元一九八七年的秋冬季节，我曾在赵登禹将军的村庄见到一个西北军老兵，他说赵登禹大个子，一进堂屋的门就碰头。

他说起赵登禹的刀法，劈、砍、撩、扎，鬼神莫测，刀、手、步法，缠绕协调，长穗飞旋如杨叶鼓舞，看起来眼花缭乱，脚踏如磊石落地，身轻如鸢飞唳天。

老兵说当赵登禹将军舞刀到兴致处时，卫兵曾用容器桶盛满黄豆向将军泼撒，只见黄豆如虫四外飞溅，等赵登禹停下刀来，身周方圆七尺，不会容有一粒豆子生根。

当刀剑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如庖丁解牛，身边万物皆可为刀。

身边柳丝，河边蒲草，可以手为刀，手断合抱巨木。

说有隐士，可以山涧朝露为刀，去砍落风中的飘尘。

玄虚也许是玄虚，但我想所谓的刀剑气伤人，那庶几近于赵登禹将军的境界，他以浩然之气，以曹州的那种忠烈血勇，虎口一吐，就是半部凛冽的民国抗战史、民族呐喊史。

二 “一个轻骑兵三十岁时还未死去，那必定是个装病的开小差者。

”死于瓦格拉姆会战的拉萨尔如是说，这小个子拿破仑手下的骁将，以颈血溅杀伐，时当三十四岁。

赵登禹白刃蹈海喋血，几死于喜峰口，时亦三十四岁；“七七事变”后二十日，赵登禹死去，正是三十八岁的韶华盛年。

赵登禹是道义贯骨的职业军人，他是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死的，如若不是喜峰口一役，赵登禹的血性和天性，乃至渗透他骨髓的那种曹州人的呐喊，也不会恣肆汪洋地发挥到极致；但他卢沟桥畔的鲜血与慷慨悲歌呢，则是白白洒在了汉奸小人之手，赵登禹是被那些在大义面前有愧的民族败类和倭寇联合绞杀的。

宁做飞灰，不做浮尘，将军的死，是死得其所的，如不为这个民族流血五步，他亦只是一部中国近代军阀征伐史的一个逗号或省略号而已。

如果你熟悉中国现代史，一个叫做“西北军”的军事集团就会触碰你的神经，他们的多面和多变像狐狸，他们的勇猛像狮子，他们的坍塌又像暴雨中的土墙，这里面有英雄，也有群小，有的壮烈殉国，如赵登禹、张自忠辈，有的做汉奸像石友三辈。

民族处刀锯鼎镬之中，赵登禹将军之所以血花溅作红心草，不甘为某一集团做鹰犬，并非为一己的甘肥、轻暖、妻妾计也，实则是不忍见民族河决鱼烂，而使敌寇淫威谋成。

菊花与刀，一柔美，一阳刚，当日人的菊花和大刀下的血花在昂然顾盼生姿的时候，大和民族尊尚的美却是以无数中国人的血做养料而塑就的。

美国人本尼迪克特在菊花和刀的意象里看出了大和民族的走向，月晕风，础润雨，在一些关节处是可以窥见一个民族的品性的。

在写赵登禹将军的时候，我知晓了这样的细节。

一九三一年冬天，日军占领中国东北，此时，侵华日军步兵第三十七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新婚燕尔，正在雪中的大阪家中休假度蜜月，可归期已至；临行的中尉井上清一最后两日落落寡欢，两眼望着户

<<遮蔽与记忆>>

外的雪，迟迟疑疑，这一切，新娘子千代子都默默地尽收眼帘。

逆转发生在井上清一行将出征中国的前夜，没有美酒，没有和歌以壮行色，二十一岁的千代子躺在丈夫身边，悄然用小刀刷开自己的喉管，由于她下手不够利落，这个残酷的举动持续了很长时间，而她始终一声不吭，直到黎明到来时才默然死去，鲜血溢满了榻榻米，像菊花骤然地开又骤然地凋谢，我不知如何评价日本人的这种无美不殒的民族品性，夜静啼月的杜鹃，阵雨散落的秋叶，落花飘风的钟声，途中日暮的晚雪，这种哀感意识，使他们对死有了一种别样情怀，我知道日本人认为精彩的诗句是：枯梅……有如死者仰卧。

实在令人震撼的不是诗本身，而是日本人以死为美，无美不殒的没有畏惧的那种执著。

次日清晨，井上清一才发现妻子余温的尸体以及千代子留下的以血做墨之遗书：“我的夫君，现在的我正满怀高兴之情，我都不知如何表达我的高兴之情了，我将在您明天出征之前快乐的离去，不管如何，请您不必担心往后的事情……”阅毕遗书，中尉井上清一未掉一滴眼泪，默默地收拾起行囊，挎上家传之佩刀，头也不回地步出家门，挥手自兹去，从大阪军港踏上军舰。

身后的血与白雪，是那样的冷与热地媾和在一起。

而遗书上的血如菊花，如绣在和服上挣扎的几朵菊花，像是直指一场生命的浩劫。

千代子事件后，日本舆论媒介开始发酵，如蝇见血，似蚁争膻，把井上千代子尊崇为“昭和之烈女”；两家电影会社以惊人的制作在极迅疾的时间里，拍出《啊，井上中尉夫人》和《死亡的饯别》，从北海道到高丽，从高丽到台湾一路的蒙太奇去，并将影片空运到侵华战争的前线；皇后陛下则驾临“昭和之烈女”遗德显彰会。

而后，千代子的媒人安田夫人发起组织了“国防妇人会”，短短十年，其成员由四十人猛增至一千万人，这是怎样的一个比例，那是上千万的家庭啊，上千万的日本女人加入了他们侵略的后援。

我知道喜峰口一役，赵登禹将军和那些热血的军人也遇到一个女人的难题，一个进不得退不得的两难境地。

赵登禹的大刀队集合起来，刚喝完临行酒，“当”的把碗摔碎，一筐一筐银元放在队列面前，任人随意抓取。

赵将军一条腿绑着绷带站在队列前，手臂上缠着白毛巾；他看着大家的手臂，也一例地缠绕着白色的毛巾。

每人一把匣枪，五颗手榴弹，背后一把镗铁大刀，红的穗子在雪地里发出暗紫色。

这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农民子弟，如不是战争，他们可能都在老家娶妻生子。

可是这片土地在落雪，寒冷从长城的那边过来，这片土地即将被强奸蹂躏。

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战就要在今晚拉开帷幕，而傲慢的日本军人开始准备休息。

熄灯号隐隐传来。

雪下着，白的银元在雪里，银元上有厚厚的雪，酒坛的口冒着寒气。

<<遮蔽与记忆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